

精神科医师

Psychiatrists

一部当代人心理健康的浮世绘

李林麒_{作品}



精神科医师

Psychiatrists

一部当代人心理健康的浮世绘

李林麒_{作品}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精神科医师 / 李林麒 著. -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0.7

ISBN 978-7-229-02466-6

I. ①精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30623 号

精神科医师

JING SHEN KE YI SHI

李林麒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廖 华章同人

特约策划: 韦 一

责任编辑: 陈建军

特约编辑: 刘 洋 刘美慧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责任校对: 曾祥志

封面设计: 主语设计·13466660482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tougao@alpha-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5.25 字数: 220千

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死亡的诱惑 /1

顿了顿，他继续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为什么想死，其实这世界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，也比你看到的更清澈。试着闭上眼睛，用你的心去看这个世界。”

第二章 生与活 /13

这个小精灵提着高跟鞋在阳光下和自己的影子赛跑，裙摆倾斜着这个世界，她的身后跟着一群纯白色的追随者。这个画面在我的视野中定格，放大，我坍塌的记忆深处有个声音在咆哮着：怎么会是她！为什么……

我见过她，是的，我见过她。

第三章 南柯一梦 /31

我不得不承认他确实高明，他诡计多端，他狡猾无耻！以致很多年以后，每当别人提起萧白这个名字时，我的脑海里就会开始浮现出他那一脸贱兮兮的微笑。

不过他还是漏算了一点，他没有想到我会在这里遇到雨默。

第四章 交错的旋律 /57

她们迷茫的脸仰望着天花板，下意识般地轻声吟唱。其实很好听，她们的声音空灵缥缈，在女病号楼里穿梭着回荡着。停下了脚步我静静倾听，无主游魂在她们的歌声中游荡，惊慌失措地相互询问着来时的方向。

第五章 催眠 /75

萧白担忧地皱了皱眉头，接着说道：“我就接过这样的病例，患者因为失眠去买了一些促进睡眠和回到前世的催眠CD。开始确实很不错，她的失眠有了起色。但随着这样的尝试越来越多，她开始出现幻觉和妄想，说她经常看见房间里有鬼。”

第六章 萧白的世界 /103

所以这事我包了，我来负责抛弃病人，我来当罪人。他们在精神病院里已经够辛苦够压抑了，不能再让他们增加心理负担。其实我很希望有人能去告发我，那样我就可以进监狱，可以不用再面对这一切。是不是很可笑？我，一个精神科主治医生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进监狱。

第七章 心灵缉凶 /127

他夹起烟深吸了一口，缓缓吐出，“记住，别从一开始就认输，那样只会让你输得更快。入局时要带上你最自信的微笑，即使是真的输了，也要笑着认输。人生中的每一局，输给谁都没关系，千万别输给你自己。”

第八章 灵魂的哭泣 /153

雨默迷茫地看着自己写的剧本，突然说道：“唐平，不如我们换个游戏吧。”

“什么游戏？”我问。

“你往东我往西，看谁能先找到自己。”她认真地说。

我愣了愣：“这……这游戏难度可太大了。”

“可这游戏很多人玩了一辈子……”她忧

伤地说。

我能读懂她的忧伤，但我听不懂她说的话。

第九章 悟 /169

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她就像那只逃跑的小白兔，跑得那么惊慌失措，那么令人心悸。

呆坐在那儿的我，就像一只小老鼠。

故事里的人说了一个故事，那是故事里的事。故事里的人不知道，这其实都是同一个故事。是还是不是？故事里的事。

第十章 无法定义 /191

我一直无法理解罗七对萧白的这个“谢谢”。这个“谢谢”到底代表了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罗七要“谢谢”萧白什么。

我只知道罗七在说这个“谢谢”时很郑重，很诚恳，那是发自内心的。

“那是爱么？”我叹口气问道。

萧白抬头看了看天空，他说：“无法定义。”

第十一章 我们存在的证据 /205

他们两个人就这样对视了好几分钟，那几分钟里没人说一句话，整个世界寂静无声，只有心跳在敲打着我们的灵魂。

然后王大庆手中的旅行包也掉落在地，接着这个已经步入中年的男人左右开弓地拼命扇自己耳光，一下接着一下，一次比一次用劲……

第十二章 过去的原来 /215

雨默走到我身旁，半跪在地。我将她拥入怀中，就像平常一样，让她的脸贴着我的

心脏，这样她就能听到我的心声。雨默很温顺，她知道我没有多少时间了，她能听到我的心跳声正一点一点地变弱。

我没想到萧白会最终挖出这个秘密，我不想的……

萧白说得没错，爱无法定义，这个故事也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结局。

第十三章 故事里的事 /229

“我明白了，所以你让我们自己选择，因为你们没办法做这个审判。所以你让我们自己的一生来接我们，让我们自己来审判自己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要给你的不是审判，而是选择。你这一生选择地狱还是天堂，都由你自己来决定。”

“哪边离雨默近一点呢？”我又再问了一次。

第一章 死亡的诱惑

你生命的前半辈子或许属于别人，活在别人的认为里。那把后半辈子还给你自己，去追随你内在的声音。——荣格

我站在自家门口，盯着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。

每个人好像都很忙。看那个穿着职业装的男人，正在焦急地边走边接电话。接着他停了下来，左手反复在空气中抖动，和电话那头的人解释着什么。看那个狂按喇叭的汽车司机，再看路口那个神情焦急不时看表的女人……

每个人都差不多。很多人边走边往嘴里塞吃的，他们很忙，忙得没时间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。即使是在散步的人，也要左顾右盼地看来往的车辆，等绿灯亮起才敢过马路。

即使是散步的人，也要遵守交通规则，服从这社会定下来的规矩、秩序。他们其实都是丧失自由的人，被工作、生活、身份、关系、规矩、定义……囚禁着，约束着，他们没有觉察到这一切。

他们还以为自己是自由的，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囚犯，世界就是他们的牢笼。只要你还活着，你就一直是个囚犯，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被有形和无形的东西囚禁着，约束着。

我眼中的世界在旋转，周围的一切在我眼前放大，再缩小，然后又放大。我被这些东西压得透不过气来，那是拴在我身上的枷锁。

我想要自由，真正的自由！我对自己说。

我突然冷静下来，我先整理一下衣服，用手把头发梳了梳。最后深吸一口气，把笑容都堆到了脸上，推开门的瞬间，我的双眼熠熠生辉，满面春风。

“唐平，回来了？”妈妈关切地看了我一眼。

我冲过去，抱了妈妈一下：“妈，我找到新工作了！”

一旁正在假装看报纸的爸爸听到我这句话，也重重地呼出一口气，然后又轻咳了几声，这才很随意地问道：“什么工作啊？”

“外企，待遇比我原来的那个破国企好多了，下周正式上班！”我很兴奋地答道。

“嗯。”爸爸轻描淡写地发出一个鼻音，然后继续认真地翻着报纸。

瞧我们这家人的演技多好，都可以拿奥斯卡小金人了。其实他们已经为我担忧了四个多月，因为四个月前我女朋友和工作一起没了。

这四个月来，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一直在想：我到底是哪儿出了差错？为什么这些倒霉事一起发生在我身上？今天我终于找到了答案，我的错在于——女朋友和她的工作是分不开的，我才是第三者，我才是最多余的那个！

“找到工作就好，来，先喝口热汤，马上就可以吃饭了。”妈妈开心地笑道。

我摇了摇头：“我在外面吃过了，就是累，想睡会儿。你们不用喊我吃饭了。”

妈妈点了点头，我回到自己房间，轻轻地把门关上，锁死。然后又搬了一个小木柜顶住门。靠着门，我从怀里掏出那 150 粒安眠药，像个饿鬼一样急急地狂吞了起来。这是我跑了 15 家药店才攒到的，因为每家只肯卖 10 粒给我。

听人家说只要 30 粒就可以让我永远安眠，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，我吞下了 150 粒安眠药。然后我躺到床上，开始静静等待死亡的来临。

大概十几分钟后，我感觉到了死亡，但这种死亡一点都不安然。我浑身发

冷，却连动弹手指拉一下被褥的力气都没有。脑袋像被什么挤压着，又好像被铅灌满了一样，就像一个快要爆炸的气球。

接下来我眼前出现了一堆堆可怕的幻象，我看到了我女朋友，她笑着走过来和我接吻。就在接吻完之后，我才发现我把她的嘴唇带下一大块肉来。那张漂亮的脸蛋上血肉模糊地突兀着两排牙齿，她还对我笑了笑，然后又冲上来继续亲吻我。我想推开她，却浑身动弹不得。突然之间，我发现我变成了我女朋友，我正在啃着自己的尸体……

我是在6个小时后才被爸妈发现并送到医院的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我并没有睡过去。在这6个小时之内我一直处在意识模糊，可听可看但不能动的状况中，眼前的恐怖幻象就像连续剧一样不断播放。我很后悔选择了用安眠药自杀，这其实是最痛苦的死法。在度过了两个小时的痛苦之后，我就开始想喊人救我。但我根本发不出任何声音，我甚至连眨一下眼睛都办不到。

我被送到医院抢救，洗胃。洗胃也很痛苦，我的食道被插入一根管子，接着开始往我胃里灌水，灌得差不多了，再让我自己把那些水吐出来。如此反复多次，直到把肠胃洗干净为止。洗胃很恶心很痛苦，但我很高兴有人能把我胃里的那些安眠药洗了出来。这并不是说我后悔自杀，我还会自杀，但我再也不会用安眠药了。

影视小说都是骗人的，那些编剧情的人根本就没用安眠药自杀过，否则他们肯定不敢说吞安眠药自杀是最安然最舒服的死法。就像那些天天写凶杀、悬疑小说的作者，他们又有哪个是真的杀过人？

清醒以后，我问医生：“为什么我吞了那么150粒安眠药，6个小时都不死，而且还那么痛苦？”

医生一边帮我量血压，一边轻蔑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别说150粒，我见过吞近千粒安眠药，在痛苦中度过好几天才被人发现的，也没死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不是有很多人吞安眠药自杀的吗？”我惊讶道。

医生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但那是在过去。我告诉你，在以前，30粒安眠药确实就可以杀死一个人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自从研发了BZD（Benzodiazepines）后，药物的致死剂量和治疗剂量被大大地拉开。安眠药更安全了，现在300粒安眠药都不一定能自杀成功，反而还要熬过一段很痛苦的时间。”

医生同情地看了我一眼，他很了解我经历过什么痛苦，我并不是他接过的第一例安眠药自杀患者。

开始我以为安眠药能把我带向自由和解脱，却享受了一次比痛苦更痛苦的囚禁大餐。我被囚禁在药效里，被那些可怕的幻象折磨着，浑身就像被刺入了无数的钢针一样痛苦，我甚至都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种痛苦。

最重要的是，这种痛苦不仅没有把我带向死亡，而是把我带去医院享受恶心的洗胃大餐……

接下来，我被转到了精神病院。我被诊断出患有重度抑郁症，而且已经出现了自杀倾向，我，像囚犯一样被24小时看管起来。于是，这个莫名其妙的故事就这么开始了。

我对精神病院的第一印象就是铁门，然后是铁门，接着还是铁门。刚入院的病人被统一安置在一楼，因为一楼的监护最好，这里连病房的房门都是铁的。窗户都装有防盗网，其实防的是我们。一楼的窗户都没有玻璃，后来我才知道这里的玻璃都被病人打碎了，刚装上又被打碎，现在医院干脆不装了。

走廊里经常传来喘门的声音，那是有暴力倾向的病人狂躁发作了。偶尔病人之间还会打架，不过很快就会有强壮的男护赶来制止。病人狂躁发作时也一样，男护劝阻无效就只能约束后加注镇静剂处理。

入院的这几天里，我想过把牙刷的柄端磨尖以后扎死自己，但除了扎得我生疼和扎出一片淤青之外，连一滴血都没扎出来。因为这是人的本能，人都怕疼，哪怕就是像我这样一心寻死的人也怕。我还试过撞墙、把头闷在水盆里、撕下床单上吊、勒自己的脖子……皆未果。

要么是被护士发现了，要么就是被自己的本能拦下了。我真的很想死，但

我不想死得那么痛苦。从那时候起我才发现，想找一个稳妥舒服点的死法，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。原来，想死也很难。

我的主治责任医生名叫萧白，28岁，是个非常好的医生。他每月领到工资后，都会去买水果发给整栋楼的病人。我也是住进精神病院后才知道精神科医生的工资这么低，主治医师每个月的薪水才一千五，还不到我以前工资的一半。这对于别的医生来说是难以想象的，我有一个同学是内科住院医师，只是在一家民营小医院上班，每个月光基本工资就有五千元，其余的红包、回扣、奖金就更不用说了。

我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能经常挂着一脸的微笑面对我们的无理取闹，或者说是什么在支撑着他，是信念还是别的东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

萧医生个头不高，略显消瘦，但身手不凡，我亲眼见过他的身手。那是一个攻击型人格的病人，1.8米的个头，很壮实。被刑警送来的，估计刚犯完事。刚开始他很安静地坐在椅子上，由两名刑警负责看着他。

带队的市刑警支队长马千里和萧医生进办公室谈话，我经过门外时听到了他们的谈话。

“不好意思啊萧医生，又送了个扎手货过来。他也没犯啥大事，就是在超市和保安闹起来，打伤了几个人，下手很重。”

“唉，马队长，你知道我们这儿根本没能力管制这样的病人。”

马队长干笑了几声：“没办法，市里没有专门的保安强制医疗机构。这家伙又有精神病病历证明，我也不能把他丢到劳教所去，可不就送您这儿来了。”

“对于冲动型人格障碍，其实药物和心理治疗的效果并不明显。而且他一旦狂躁发作，到时候不仅我们这些医务人员的安全无法保障，连患者也有危险。”

“这个我和你们院长谈过了，其实就是走个形式。市里的相关机构不健全，我们也没办法啊。”

萧医生长叹一声，然后就沉默了。马队长看差不多了，赶紧告辞：“那萧医生，他就交给你了……”

“马队长，五个月前那个吸血鬼抛尸案怎么样了？”萧医生突然问道。

“那还是个悬案，雨夜抛尸，让我们无迹可寻。而且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再犯案，凶手估计已经潜逃了……怎么萧医生也对这个案件有兴趣？”

“他是在蛰伏着窥测时机，不是潜逃，这是一个连环杀人犯行为模式的演变过程。等他复出的时候，手法会越来越凶残，作案间隔也会越来越短。”萧医生担忧地说道。

五个月前我也看过关于吸血鬼抛尸案的新闻报道，当时传得沸沸扬扬。有人在四环线东郊口，发现了一具男裸尸。尸体脖子颈动脉处有着两颗尖牙印，男子内脏和眼珠被掏空，全身被利器划满了网状伤口。电视新闻报道时有个画面从尸体上一扫而过，虽然只是匆匆而过的一个画面，但足以触目惊心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因为那两颗尖牙印，吸血鬼的流言四起。媒体小报们也跟着风头大肆渲染，说尸检结果发现那人的血都被吸干了。然后就像 UFO 报道一样，出现了几个目击者，绘声绘色地说那名吸血鬼青面獠牙，身材高大，形如鬼魅。还有所谓的“专家”也出现了，“分析”凶手到底是吸血鬼还是僵尸，最后确认了凶手就是吸血鬼。

一时间十字架成了街头热销品，就连我妈都给我买了一条银十字架项链，一定要我戴着。差不多半年过去了，这阵恐慌才逐渐平息下来，想不到在这儿又听到这个案件。

“你是说凶手还会再犯案？”马队长的声音使我回过神来。

“嗯，虽然我不知道他的真正杀人动机是什么，但从尸体上我能感觉到他长久以来的压抑和愤怒，带有强烈的反社会人格特征。而且他受过中高等教育，智商很高，这也应该是他第一次杀人。”

“萧医生你怎么说得和亲眼见过凶手似的。”

“马队长你应该知道犯罪心理画像吧？其实就像你们犯罪现场重建一样，通

过心理分析刻画出案犯的人格和行为特征。如有详尽的资料，再深入甚至可以推测出案犯的职业、信仰、年龄、生活等等详尽的方方面面。”

马队长好像听呆了，老半天才回过神来：“这个曾经在一次讲座上听过，可惜国内还无健全的技术力量来帮助破案。那萧医生你是怎么推测出这些的呢？”

“反社会人格你肯定知道，又称悖德型人格，是犯罪的高发群体。选择在雨夜抛尸，显示出他的高智商和反侦察能力。从被害人的残忍程度和他不加掩饰地抛尸，可以看出他反社会人格特征。你们肯定也搜索了过去的案犯资料，没有对得上号的人物，所以五个月来还是一无所获。”

马队长干笑了几声：“确实如此，我们队里也一致同意这个人有反社会人格。按理说反社会人格应该会形成很早，不晚于 25 岁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凶手应该有案底。但查了这些年来记录，却一无所获。”

“这就是我推测出他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原因，正是他受过的教育压制住了他的反社会人格。他这些年来压抑着愤怒勤勤恳恳地做人做事。直至某次突变，有可能是失业、离婚、灾劫让他的愤怒爆发了，最终造成了人格改变，释放出了他的反社会人格。”

接下来我听到了萧医生莫名亢奋的声音：“他在第一次杀人时，是紧张的、恐惧的、兴奋的，就像初尝禁果的孩子。这是他的第一次，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愤怒的发泄方式。杀一个我是杀人犯，杀十个我也是杀人犯，反正都是死罪，有何不同？”

我听到了马队长咽口水的声音，虽然有一墙之隔，但这声音清晰地传入我耳中。“萧医生，你……你没事吧。”

萧医生呵呵一笑：“你想抓住变态杀人狂，你就得像他一样思考。”

“你也太入戏了点。”

“你还记得龙治民吧，一个像武大郎一样的矮小农民杀了 48 个人，而且将这 48 具尸体就埋在自家的院子里。”

“当然记得，1985 年新中国第一变态杀人狂。”

“你有没有想象过这个矮小的农民，抽着烟，在埋满了尸体的院子里来回踱

步时的那种洋洋自得？他当时肯定在想：嘿，你们都瞧不起俺，现在都踩在俺脚底下哩！得瑟啊，你们再得瑟啊！”

“萧医生，你不去写恐怖小说真是可惜了。”马队长无奈地说了一句。

“这就是变态杀人狂的想法，杀人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上帝，他主宰生命！ he 可以从杀人中找到快感和自信，宣泄自己的愤怒。”

“对了，这凶手会不会有精神问题，到时候他要利用精神病脱罪怎么办？”听得出马队长已经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，这个怪异的精神科医生让他无所适从，岔开话题问道。

“首先你要知道，人格障碍，并不属于无认知精神病的范畴。就像你送来的那个家伙，如果他不是伴有间歇性精神病，只是单纯的冲动性人格障碍，你可以直接把他丢到劳教所去。而且我国刑法有规定，即使是有间歇性精神病的人，在精神正常、有认知能力的情况下犯罪，一样要负法律责任。”

说到这儿的时候，马队长的手机响起，他接完电话就急急告辞道：“又有新案子，萧医生，我先走了。”然后就快步地走出办公室，朝那两名刑警一招手，上了警车，飞驰而去。

我看见他走出办公室时长长吁出一口气，看得出他其实挺感激这个电话来得及时，不然非被这萧医生整出点精神问题不可。

结果刑警刚走，被送来的那家伙马上就发威了，用椅子去砸铁门，想逃跑。好几个男护上前都制不住他，被他一拳一个打趴在地。萧医生从办公室里听到声音连忙赶出来，尝试说服他让他冷静，结果那家伙一把抓起椅子朝萧医生冲了过去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萧医生竟眼都不眨地双手架住抡过来的椅子，然后用椅子的四条腿卡住那家伙的腰间。那家伙一看就没少打架，怒吼一声，左手顶住卡在自己腰间的椅子，右拳就向萧医生的脸上抡去，萧医生一把放开椅子，右手架住他抡来的拳头，左手从他腋下穿过，接着再回身反手一扭，将那家伙的右手一下卡到了后背上。最后脚底一绊，将那家伙完全压在身下，借着卡在他

腰间椅子的四条腿将他制得动弹不得。

我看泰拳里介绍过，这招叫反关节压制，四两拨千斤的格斗技。

萧医生认真地说道：“你先冷静一下，这里没有人要伤害你，相信我。”然后才抬起头，对着已经被吓呆的护士喊道：“安定！”

护士回过神来“哦”了一声，才赶紧跑去拿安定注射液。

那疯子后来就住在一楼的104号病房，每次发作时都是一番恶战。但无论发作的时候多厉害，只要萧医生出现，说一句“冷静点”，他马上就能安静下来，因为这是他唯一怕的人。

萧医生真的是一名好医生，他很想帮我，他不断地问我以前的事，但我的回答只有沉默。我知道他是真的想帮我，我一点都不怀疑他能治好我，但我只想快点死去。

而且很快我就有了一个机会，那是在入院半个月后。护士在天台上晾衣服，然后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，她跑去接，她没关天台的门。我就这样走上了天台，爬到了护栏外。护士接完电话上天台一看到我，尖叫了一声，赶紧去通知萧医生。

我当时还没跳，主要是我还在考虑该用什么姿势往下跳才能死得万无一失。很快萧医生就赶上来了，我知道他是来劝我的，我经常在电视里看到这些演烂的桥段。谁知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竟是：“妈的，你怎么还不跳！你要是在我上来之前跳，责任就全是护士的了。你现在跳，我就要承担部分责任了，连死你都要拖累别人，你个缺德玩意儿！”

我愣了愣，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走到栏杆边，背靠着栏杆点上一根烟。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蓝天，惬意地伸了个懒腰说：“每次只有上天台时我才能稍微地放松一下，这是个好地方，凉风习习的，多舒服。”

接着他又轻蔑地瞟了我一眼，“我们都会死，早晚而已，你就那么急着上路？”接着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烟盒，“来根？”

我舔了舔嘴唇，点了点头，接过他递来的烟盒和火机。我以为他会借着递烟盒的机会趁机抓住我，把我拽回去。不过我又失算了，他没有这么干，只是

轻描淡写地递给我，在我点上烟后又拿了回去。他把烟盒揣回口袋，左手夹烟，右手把玩着那个一次性火机。

他也趴到栏杆上，向楼下望了望，才继续说道：“你知道吗？每次我在这里朝下望的时候，都有很强烈想往下跳的欲望。其实死真的是一件不错的事，一了百了，什么都放下了，什么都不用管，也再管不了了。”

我吐出一口烟：“萧医生你也有过自杀的念头？”

他笑了笑：“你听过弗洛伊德的‘死本能’吗？死亡也是有诱惑力的。这是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冲动，这种冲动会在看到高楼、山顶、大海、高速路等等场景时突然在大脑中涌现。你会在那一瞬间想让自己放松下来，停止在世间挣扎，寻求最终的宁静——死！”

他吐出一口烟，继续说道：“有名的自杀圣地很多，特别是日本这个自杀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家，青木原森林树海、冲绳的自杀悬崖、清水寺正殿阳台……别人说那些地方都被诅咒了，每年去那自杀的人络绎不绝。其实在我看来，那些地方不是被诅咒，而是风景太美了，美得唤醒了人的死本能。他们甚至都没打算去那儿自杀，只是被这美所吸引，那一瞬他们不由自主地想和这美融合在一起，成为永恒。”

“你不同。”他话锋一转说道，“你并不是因为场景触发你的死亡冲动，你来这儿就是因为你想死。你想毁灭自己，在毁灭自己的时候一起毁灭你的失败。”

“你是个失败者！”他望着我，冷冷地加了一句。

我看着天空，天边有几朵乌云在慢腾腾地挪动。“我确实是个失败者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为什么还不跳？”他问，接着又自问自答地说，“哦，是不是在想该用什么姿势跳才能万无一失地死去？”

不愧是精神科的，一下就看穿了我的心思，我诚实地点了点头。

他微微一笑，将自己右手正在把玩的火机丢了下去。火机飞快地坠落，触到地面时一次性火机炸开发出一声爆响。这爆响一直传到天台，在我耳边回荡。

他指了指下面炸开的那个火机：“你用跳水的姿势，脑袋朝下，周身平立，